時間: 2001年10月23日下午
地點: 加拿大多倫多 Westin Harbour Castle & Conference Centre 底樓咖啡廳
人物: 楊 煉 國際著名旅英中國詩人，1999年意大利弗拉亞偌(Flaiano)詩歌獎獲得者，
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者(以下簡稱"楊")
川 沙 加拿大華人作家、詩人，有小說、詩歌在海內外發表和出版，
加拿大華語詩人協會會長(以下簡稱"川")

(上接本刊第二期)

五 詩歌的零位置

川: 談到了這兒，我想起你前面談到的關于當今中國文學在文學本身所存在的問題，就是說，當你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，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失敗，是在現實提問面前的文學的失敗，是在作品的結構的意識、時間的意識、存在的意識，以及整個反饋出的語言的意識上面的失敗。說到了底，就是說，當代中國文學在文學本身上面的提升還遠遠不够?

楊: 這個問題，我覺得是這樣。詩這個概念，對我來說，從來沒有什麼變化。因爲，詩是什麼東西? 詩是由詩的性質自身確定的。詩對我來說，從來就是對語言的邊界的一種逾越。至少，是一種逾越的企圖。每一人，他在寫作的時候，無形之中，是以在他的語言之內的，所有曾經存在過的那些作品作爲標準。在我們的今天，甚至也以世界上其它的語言存在的某些杰作作爲一種標準。你這首詩它的存在有沒有意義，或者說，有沒有重要性吧，就是以到底詩這個概念，對我來說，從來沒有什麼變化。因爲，詩是什麼東西? 詩是由詩的性質自身確定的。就是以到底它能完成，給我們已經擁有了的，以前擁有了的那些東西，增加了點什麼沒有?當然，我們今天的很多詩人的驕傲是建立在無知上，或者說建立在遺忘上，對過去的杰作的無知，或者說不了解。甚至是對過去已經存在的杰作的故意的遺忘，以這種零記憶來保持自我感覺的一種良好。然後好像這個所有寫愛情的那些詩